

忆往事

两代情

我的童年

□张超南

那天在小区一栋楼的后面看到一株很多年未曾见到的植物,那是一株山药豆,看到它一下子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和盐都区秦南小镇上的三间草房。

我的童年是在秦南镇上外祖父的三间草房子里度过的。每年的十月下旬,是山药豆成熟的季节,外公门前的围墙上山药豆围绕着藤蔓,挤得满满的,成熟的时候,只要你用手指稍微触碰一下,它们就会像那些发黄的树叶一样,纷纷落下。它们,有的和黄豆粒一般大小,有的和指甲盖差不多大。用指甲掐一下,浓浓的汁液便马上渗出来。这是我期盼已久的时刻,那时家里穷,平时没有什么吃的,山药豆就是最好的美味。

在外公的带领下,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山药豆一粒粒摘下,放在一个铝锅里,煮熟,争先恐后吃起来,感觉却是糯糯的,也美美的。到现在那种绵软、清香、悠长的味道,至今还让我沉醉,历久弥香。我们还把山药豆的叶子用唾液粘在鼻子上,装扮成高鼻子的外国人,到处显摆。

我的外公也是一位有故事的老人。20世纪30年代他毕业于扬州师范学校,当年因为家境贫寒,供不起他上大学,尽管他成绩很好,还是上了不要交学费的师范学校。毕业以后作为公办的老师先后在南京、镇江等地任教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外公一直在秦南小学教书,那时教师的收入非常低,我记得月工资二十几块钱,一大家子的生活非常困难。我记得外公很瘦,体弱多病,常常去镇卫生院治疗。

外公的古汉语水平很高。高兴的时候常吟唱唐诗宋词,抑扬顿挫,陶醉其中。那时候我就知道诗词不仅仅是用来朗读的。

外公的书法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气,尤其是隶书又叫八分书。小镇上凡有婚丧嫁娶、门店开张需要书写挽幛、对联、牌匾自然就会找外公。这时候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刻。记得有一家食品店开张,要写牌匾,字写好了后,自然少不了答谢。碗口大的桃酥上沾满了糖粒,让我垂涎欲滴。我三下五除二吃掉一块,剩下的藏在背心里,不让其他人看见。

那时候生活清苦,逢年过节的时候,外公会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前,泡一杯茶,来一碟花生米、一碟姜丝慢慢享用,这是他最愉快的时刻。

我的童年在秦南街上炸炒米摊子、铜匠店、铁匠铺、钟表铺、补碗补锅摊子前度过的,那时就知道玩,不知道什么叫学习文化,也许这就是我的文化启蒙课堂。我特别记得补碗师傅先用细细的绳子把破碎的碗绑紧固定,再用金刚钻的钻头在瓷碗钻孔,然后用像大号的订书针样的铜烙钉,慢慢地焗到瓷碗上。那时候烧煤做饭,铁锅很容易坏,补锅由两种方法:一种是直接用烙钉补;另一种是用熔化了的铁水补,后一种补得牢一点,要价要高一些。

秦南小街是我童年的游乐场,我跑遍了小街的每个角落。每当立秋的时候,新藕上市,兴化的农民会撑着小船,停在小红桥旁,一口大锅里煮荷藕,炉子是用大缸做的,锅盖是用新鲜的荷叶扎起来的,远远地就闻到了荷叶的清香,这种好吃的藕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花香藕,我没钱买,只有站在锅旁边发呆的份,从来没有吃过。

50多年后的今天,我摘下一片山药豆的叶子,想贴在鼻子上在小区里走一圈,再装装外国人,老夫聊发少年狂……

夕阳红

外婆的爱情

□邓素芳

自从外公去世后,外婆便喜欢坐在那张藤椅上,或是毫无目的地看着车水马龙的街头,或是头靠着藤背假寐。无论谁叫她,她都不愿意离开藤椅,仿佛在等着外公回来。

外婆是那个年代的高中生,那个时候的高中生比我们现在的研究生还要稀少,外公却不识几个大字。我一直好奇,外公和外婆当初是怎么走到一块的。有一次,母亲告诉我,外婆是跟着她的亲戚逃难到我们家乡,然后就安顿下来了。为了填饱肚子,外婆就出去帮工,获得一些粮食。外公那时也刚退伍,也要去出工。慢慢地,外公外婆熟悉了,在媒人的牵线下,组成了家庭。

从小,我就和外婆很亲近,却害怕外公。外公平日里总是黑着脸,不是在训舅舅,就是在嘟囔着什么。这时,家里所有的人都不敢靠近他,我也只敢远远地躲着他。等外公的最后一句骂咧声被残留的风吹散后,外婆就会端一杯茶,准备递给外公润润喉。我害怕外公的余怒会波及外婆,便拉着外婆的手,不让她进去。外婆便笑着对我说:“放心吧,你外公不会骂我的。”外婆将茶轻轻地放在外公的手上,外公僵硬的脸,竟然渐渐柔和起来。

有一天晚上,浩瀚的夜空悬着许多明亮的星星,一闪一闪的,照亮了外婆家的庭院。我和外婆就着星光,坐在庭院中。我将头枕在外婆的膝上,外婆一只手拿着蒲扇,替我扇风,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温柔地穿过我的发丝。我问外婆:“外公那么凶,你怕不怕?”外婆笑着对我说:“你外公呀,他不是真凶。我们那时候生活条件差,和你外公天天下生产队干活,他老把我的活揽在自己身上,生怕累着我。后来家里孩子多了,生活更拮据,你外公更是鸡都还没打鸣就出工了,到天上挂满星星才会回来。他这一辈子掘地、做工,为的就是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。”我转身,月光透过树叶洒在奶奶的脸上,是多么的温柔。“后来,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,你外公怕大伙贪图安逸,忘记劳动,所以总警醒大伙不得偷懒。”

原来,外公凶悍的外表下,也有一颗温柔的心。

前年的一场疾病,一下子把外公击倒。外婆在医院寸步不离地守着外公,可依然没能留住外公。我怕外婆会一蹶不振,便邀外婆搬到城里和我们同住,外婆却拒绝了,她要默默地守着他 and 外公的家,过着余生。

作家木心曾说:“从前的日子过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!”外婆和外公就是这样,在普通的日子,慢慢地扶持走过一生。

“远程”陪伴

□张秀梅

“爸!天这么热,您怎么不开空调?”我对着手机里的摄像头对远在千里之外的老父亲喊话(父亲耳背,说话必须大声)。最近几天温度一直居高不下,看到父亲右手拿着一个蒲扇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扇着,我就知道他没开空调。

父亲退休之后,执意叶落归根,回到千里之外的农村老家。我和哥哥都要上班,所以没有人能陪着他在老家生活。我和哥哥不放心父亲一人在老家,就装了一个远程语音监控。每当我和哥哥忙起来,不能回老家看望父亲时,就可以随时点开摄像头看到父亲在老家的生活。

有时,我在摄影头里看到父亲坐在门口打盹,头低着看样子像睡着了。我就在摄影头里喊他,让他去床上睡。有时,我看他吃的饭很简单,我知道他是嫌麻烦不愿意做,我就给他叫份外卖送过去。

有时,父亲在摄像头里给我看邻居谁谁给他送的毛豆、嫩玉米。有时还把别人送的花生晒干了,对着摄像头对我讲,让我有时间回去拿。有时,他也对着摄像头向我炫耀他栽的茄子和青椒可以吃了。

“我觉得不太热,不需要开空调。”父亲继续扇着蒲扇对着摄像头回答我。

我知道父亲一辈子节俭,他不开空调肯定是为了节省电费。我对着摄像头对他喊道:“我看了家里的天气预报,今天39摄氏度,怎么可能不热!您赶快去把空调打开,不然我明天就回去!”我知道父亲最怕我回来回坐火车花钱,所以才说出“狠话”。

“好,好,我这就去开空调,你别回来啊。”父亲听到我的喊话,果然站起来向放置空调的方向走去。

看着父亲走向空调,我想起最近在手机上看到的一条很火的视频。在杭州上学的小吴为丽水老家的奶奶安装了智能可视门铃。奶奶自从学会了可视门铃的用法,每天都要在摄影头前给孙子分享她的生活。她养的大公鸡,刚从鸡窝里捡到的鸡蛋,捉到的一只蜻蜓,掐了一把花,甚至每天吃饭也对着摄像头分享。网友们亲热地给奶奶取个绰号“分享狂魔奶奶”。

很多网友纷纷在视频下留言“看着视频中的奶奶,想自己的奶奶了。”“有时间一定要多回家陪陪奶奶。”“幸福就在琐碎的生活中。”“还是现代科技好,让千里之外的亲人随时可以看到对方。”“奶奶在家一定很孤单,所以她才不停地对着摄像头和孙子说话。”

我们长大成人,为了生活,远走他乡,不能常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左右。我们不妨借助科技的力量,装个远程语音监控,让我们随时和老家的亲人视频通话。这样既拉近了我们和亲人之间的距离,同时也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和幸福。

